

# 一千多年前经广州出口的长沙窑亮相南越王博物馆 长沙窑开创中国瓷器釉下彩装饰之先河

行走在展厅，看着一千多年前经广州出口或在广州烧制的瓷器，虽然隔着展柜玻璃，但仍然强烈地感受到瓷器光亮的质感，更重要的是，这是高古瓷器，作为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见证物，这次瓷器重回千年商都——广州，仿佛有了一种穿越感，俨然是一场当下与历史的对话，正在南越王博物馆展出的“面向海洋——长沙窑瓷器精品展”共呈现了一千多年前的瓷器 273 件（套），著名收藏家马未都曾言，“长沙窑很重要，它开创中国瓷器釉下彩装饰、文字装饰之先河。”

■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 实习生 朱钊莹

## 上世纪五十年代瓷片出土 长沙窑逐渐被人所知

展览以海上瓷路、诗意图和胡风禅韵为主题，集中呈现长沙窑的文化内涵及其在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地位。值得一提的是，“海上瓷路”的部分瓷器，则是唐代从广州出口外销的长沙窑瓷器。

曾经多数人总认为唐朝炻器（介于陶器和瓷器之间的制品）有唐三彩瓷器，北方有以邢窑为代表的白瓷，南方有越窑为代表的青瓷——秘色瓷。地方窑口有四川的邛窑、湖南的岳州窑、浙江的越

州窑，安徽的寿州窑等等。上世纪五十年代初，在湖南长沙市附近陆续出土大量的瓷片，发掘了不少古窑址，一个唐代最重要的窑口——长沙窑逐渐被人所知，被人们了解和认识。

长沙窑的名字原来很多，有铜官窑、瓦渣坪窑、石渚窑、长沙窑、潭州窑等等，名字争论里面有许多学术上和地域利益上的原因。但从文献到实物都证明，长沙窑古时称“石渚窑”。

## 长沙窑对宋以后瓷窑有极大的影响

长沙窑位于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湘江东岸铜官镇至石渚湖一带，兴盛于唐朝中晚期，是唐代最重要的外销瓷窑场。

唐代“安史之乱”之后，大量工匠为躲避战乱而纷纷南迁，使得长沙成为了多地文化汇聚之地。众多资料显示，长沙窑的出现实际上也是南北瓷艺融合的产物，它既不是岳州窑发展的结果，也不是中原地区制瓷工艺的简单植入，而是二者融合后产生的，并出现有别于其他窑的特质。

长沙窑瓷器打破了唐代“南青北白”的瓷器生产格局，较之盛产青瓷的越窑和盛产白瓷的邢窑，长沙窑积极融合南北陶瓷

烧造技术，将唐三彩等北方彩釉工艺嫁接于岳州窑类型的青釉瓷器之上，不但一窑焙烧出多种色釉瓷，而且同一器物上使用多种釉彩，实现了从低温彩陶到高温彩瓷的转变，开启了中国的彩瓷时代。

已故古陶瓷专家冯先铭先生在《三十年来我国陶瓷考古的收获》一书中高度评价：“长沙窑是我国釉下彩的创始地，对宋以后瓷窑有极大的影响……，为天下第一，也不过分。”

釉下彩绘作为长沙窑最具特色的工艺，长沙窑瓷器的装饰多用毛笔在器表上绘画，主题包括彩带、书法、花鸟、山水和人物等。



■唐长沙窑“義”字双鱼纹器耳陶范



■唐长沙窑绿釉四系瓷水壶

## “黑石号”沉船上有约 700 件产自广东

据资料显示，唐代中晚期是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转折时期，由汉代以来以西北陆路为主，即沿“丝绸之路”，由西安经新疆、中亚西亚至波斯等地。但由于陆路运输瓷器困难很多，损失也大，初期的出口数量很有限。

随着唐代海上交通的开发，造船业的发展以及航海技术的提高，为瓷器的大量输出创造了条件。大约在 8 世纪七八十年代至 8 世纪末之间，广州至波斯湾航线开通以后，销往海外的瓷器，绝大多数就是沿着这条海上航线输出的。

长沙窑瓷器一定程度上，是应外销而生。其多数产品通过长江水道运往扬州，或湘桂水路经广西转运广州，经扬州、宁波、广州等港口出海，沿着“海上丝绸之路”销至东亚、东南亚、南亚及西亚、

东北非等地区。

1998 年，印度尼西亚勿里洞海域打捞出了一艘唐代沉船，船上满载 6 万余件中国瓷器，其中 5.6 万多件是长沙窑瓷器，这艘后来被命名为“黑石号”的帆船，极有可能是从中国满载货物返回波斯途中不幸沉没的，这也证明了长沙窑瓷器是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大宗外销商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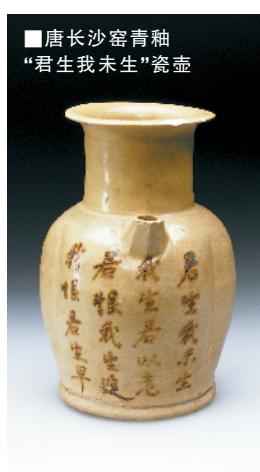
广州是唐代最重要的对外港口之一，朝廷在此设有市舶使，检查出入海港船舶，征收商税。在占据了地理优势的情况下，唐代广东出现了一些专供出口的外销瓷生产基地，“黑石号”沉船上有约 700 件产自广东地区的瓷器，由此可见，广州在中国古代外销商品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



■唐长沙窑白釉绿彩瓷壶



■唐着高冠广袖长袍胡人文官陶俑



■唐长沙窑青釉“君生我未生”瓷壶



■唐长沙窑青釉褐绿彩瓷鸟

## 广东曾在多地出土长沙窑瓷器 13 件

据考古资料介绍，广东省在高州、揭西、增城等地出土有长沙窑瓷器 13 件。1976 年高州军墟后岭东出土的贴花壶为双曲鳌，高 23 厘米。揭西出土贴花壶为六棱短流。双系及流下的模印贴花为四瓣花和热带植物，在羽状复叶两侧上部有一对小鸟，并施褐斑，高 22 厘米。增城出土长沙窑瓷器 10 件，其中有一件绿釉葫芦形壶，弓形鳌，长管状流，有盖，盖和壶口各有一环可以系绳，防止盖失落打破，高 21.7 厘米，在长沙窑中少见。增城还出有印莲花的黄褐碟 6 件，深褐色釉碗形灯 3 件。

有资料显示，1999 年广州德政中

唐代码头遗址也发现了长沙窑器物残片。2003 年底，在广州芳村“大通烟雨”井遗址出土了疑似长沙窑的产品。

据《长沙窑》一书介绍，广东省博物馆收藏的长沙窑瓷器除上述出土之外，还收藏有长沙窑瓷器 90 余件。其中有壶类 38 件，罐类 8 件，笔筒、笔洗、水盂、砚滴等文具 9 件，碗 2 件，盘 3 件，杯 3 件，灯 1 件，油盒 2 件；人像及小狗、小猪、小鸟、小龟等 25 件。壶中也有人物、椰枣及双鱼等贴花，还有“孤竹生南岭，安根本自危。每蒙东日照，常怨北风吹”的诗文壶。有一单柄管状长流壶的柄上印有“赵记”二字较为重要。